

荀子卷第六

荀子卷第七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王霸篇第十一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天下用之利者無人主者天下之利執

也執之最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

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先謙案兩也字有之不如無之國

不如及其暴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暴謂窮極之時。盧文弨

有國也二齊湣宋獻是也湣與閔同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

字宋本無云宋康王此云獻國滅之後其故人主天下之利執也然而不

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必將以道守之。先謙案廣雅釋

注增文以釋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
明主之所謹擇也所宜謹之仁人之所務白也白明挈國以呼禮
義而無以害之挈提舉也言挈提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言
也。盧文昭曰正文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
也。然如石之固也。○盧文昭曰正文也。持國不為落石貌也其所持心
觀今從宋本案老子德經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此注改
從落而訓為石貌其義正合若如元刻作落石貌其於扶持之
義相去甚遠觀注又云落然如石之固則非以落石訓讀明矣
郝懿行曰據本作礫此蓋借為礫字礫者小石也楊注礫讀為
落石貌也蓋謂小石堅礫之貌故云落然如石之固此說得之
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
也。○盧文昭曰正文首之字宋本無元刻有次下同也。之所以為
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主之所極然

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志意也主所極信率羣臣歸
不義之意也。○志記也。舊典之有義者謂若六經也。○郝懿
行曰極與亟極並同極亟皆敏疾之意經典多通賦篇云出入
甚極反覆甚極皆以極為亟也此極然猶云亟亟然耳王引之
曰之極上本無主字此後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也。○韋
梓義志也。上之猶其也。戰訖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皆義志也。上之猶其也。戰訖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所以接之也。上之猶其也。戰訖及言其所極然帥羣臣而首鄉之者則
之人百姓者是之與其同義據楊注主所極信云云則所見本
主字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基定也基當為基本也言以
台拱曰此基亦訓極義如皇極之極不必破為基又下文國一
禁明楊注基亦當為基案基亦訓極極猶言標準王念孫曰前
信也俱見上文。基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錫之地
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仲尼誠能義乎志意又加之以義乎
下孟。○善之言語以義善於言語謂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
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
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先謙案注以義謝

本作以善據
宋台州本正
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

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貴賤般生使襲然終始猶一也

申亦重也既為政皆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王念孫曰襲然終始如一之貌周語及淮南天文篇注

竝云襲合也故曰襲然終始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

猶一揚以襲為相掩襲未確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

間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部當為剖謂開發也仲尼匹夫

若以顯諸侯行義必如日月雷霆也○先謙案部是部之消字

易豐其蔀虞注蔀蔽也易略例大闇謂之蔀先蔀而後發其光

愈大其聲愈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齊當為濟以

遠故曰部發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國皆取濟

明白湯武是也湯以毫武王以鄩皆百里之地也鄩與鎬同

武王所都京也詩曰考卜維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

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

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故

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義者亦有德義但然而天下之理

略奏矣天下之謂條理者略存節奏也○郝懿行曰奏訓進也

湊廣雅湊聚也謂天下之理略聚於此也湊奏古刑賞已諾信

字通調給予賦賜謂之湊○禮記曰與其有諾責寧有臣下曉

乎天下矣已諾信乎天下謂若齊桓不背柯盟之比也臣下曉

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也皆知其可與要政令已陳雖觀利敗

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三日之約結已定雖觀利敗不欺其與

與相親與之國謂若齊桓許放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

魯衛不遂滅之為己利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

一暴明與國信之暴亦當為基也○郭嵩燾曰暴當雖在僻陋

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伯讀曰霸又如字為諸侯之長曰伯

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非致隆高也禹湯之極崇高也非暴

文理也言其駁雜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如文王此皆

之故猶能鄉方略所向唯在方略審勞佚審以佚待謹畜積嚴

致霸也鄉方略不在用仁義也審勞佚審以佚待謹畜積嚴

蓄積不脩戰備齟齬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齟齬然上下相

向之貌齟齬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閭閻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

威動天下疆殆中國其疆能危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

霸也雖未能濟義略取信挈國以呼功利此論權謀者也提挈

功役使利貪求之也利言所務唯功利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謙案羣書

治要齊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土功詐外

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若楚靈王以義討陳內不脩正

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王念孫曰下文言

當有啖啖二字而今本脫之顧千里曰內字疑不當有涉上內

則不憚詐其民而衍也下文不好脩繕繕離見正其所以有

無內字是其證矣又案不下疑亦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

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離析如是則敵

國輕之不得人心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

亡其極者齊閔辟公是也辟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齊

言之則滅亡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

縣縣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辟

公不脩德政但使說客引軸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辟

馳驚於它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三

楚之淮南也西足以誅秦史記閔王二十六年與韓北足以

敗燕敬仲完世家皆不載唯燕世家載之當在齊閔王十年中

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

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濟西振槁也槁枯葉

之若擊枯也言當權謀彊盛之時雖破敵滅國及樂毅以諸國攻

鯨鯢而封之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王為龜鏡也是無它故焉唯

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所以務白也

下。盧文弨曰各本無兩以字及而字唯宋本有之致其申重丁寧之意似宋本為長

善擇者用權謀也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

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

所處也錯讀為措。謝本從虛校作無之字元刻世德堂本同虛從呂本案錯險則危與塗歲則塞對文則無之字者是也呂本有之字者涉上句錯之而衍先謙

案王說是今從錢本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涂歲則塞

不為善為擇道路而導達之歲與穢同塞謂行不通也。王念孫曰道之行之也故下文云陰歲則塞下文何法之道及道王者

之法云云竝與此道字同危塞則亡

所以為之善擇。盧文弨義楊皆訓為導達失之

有脫誤似當云所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

非受之郭土然後以不可不善為擇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

之道誰子之與也

設問之辭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導達之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

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

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

答辭也道皆與導同。王引之曰故當曰道王者之法云云是答辭下文兩設問答之辭皆有曰字則此亦當然今本曰作故則義不可通此涉下文諸故字而誤先

謙案則亦王則亦霸則亦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仁人之

所以務白也

苟子多重敘前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持之則傾覆也

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

憚與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此積久之法坦坦然無變也隨巢而功者據古憚與坦通。盧文弨曰案畝田墨子於畝田是憚明

隨巢子憚明以爲即坦明也今並改正郝懿行曰憚與坦雖可通此

憚疑憚字之形譌毛詩檀車憚憚傳云憚憚貌與此義合敝

方子卷之七

正對新而言此言國與世俱新雖或輟輟敵襲而非變也但改
王改行則仍復新耳是以日也人也皆不能無變更而國有厭
焉完固至於千歲者荀義當然王古玉改王改行也自是改一
字也厭焉合一之貌先謙案郝說是王改王改行也王則改其
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或曰國語襄王謂晉文公曰先民有言曰
改玉改行玉佩玉行步也○盧文昭曰或說是古玉字本作王
與王字形近易訛王念孫曰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
羣書治要正作改玉改行

厭焉有千歲之固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之日謂今日之事明朝

未保明日言壽促也厭讀為厭禮記曰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

不善鄭注云閉藏貌言事之易變人之壽促如此何故有厭然

深藏千歲不變改之法乎○王念孫曰故字亦涉上下文而衍

一朝之日云云是問詞則不當有故字明矣羣書治要無故字

先謙案厭焉猶安然也說見儒效篇羣書治要固作國是

也一朝之日一日之人而安然有千歲之國語意緊對

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為之也謂使百

可信之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

士為政曰以夫千

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禮義自持者則是千歲

持國也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為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為之

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為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謹擇也而

仁人之所以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

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獨治也然則疆固榮辱在於取相矣身能

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身不能知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

疆若燕昭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

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綦之而亡之宋獻

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巨者大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

者存小巨各半如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卹親疏不卹貴

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

卹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

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
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己者之用。先謙案虞王本作亦一若彼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粹全也若舜舉皋陶不仁者遠即巨用之內任豎貂則小巨分流者無一焉而亡無一賢人若厲王專任皇甫氏即蔡小而亡者也

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
所以定既錯之而入莫之能誣也錯置也禮記曰衡誠懸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也。謝本從盧繩墨誠陳不可欺。盧文弨曰正錯之是也各本作故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正錯之呂錢本皆作既錯之是也。衡既縣則不可誣以方圓故曰既錯之而入莫之能誣也。盧謂宋本作正者為影鈔本所誤。楊惲詩云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逸詩。郝懿行曰將將大也四句皆逸詩其義今不可知。玩荀子之意方

說禮所以正國而即引詩又中之云此之謂也然則此蓋言禮廣而國存不為禮則禮亡而國亦亡荀引詩之意蓋如此楊注斷上二句為逸詩則語意不融貫先謙案成相篇譏曰將將王氏念孫引周頌執競傳將將集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此義當同謂如霜雪交集也為之則存不為則亡此之謂也為禮也。盧文弨曰正文不為下各本有之字宋本無但詩攷所引有之字是宋本亦各異也案無之字者勝下二句楊注不以為逸詩詩攷連引之為是

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
○顧千里曰民疑當作君此文注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先謙案顧說是言人君國危始憂安時惟逐樂深歎之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由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好聲色將何與猶同僉樾曰恬當作姑字之誤也爾雅釋言覩姑也釋文引李巡孫炎注竝曰人面姑然也是姑然為人面之貌故詩何人斯篇有覩面目毛傳曰覩姑也鄭箋曰姑然有面目是其義也姑無耳目猶言姑然無耳目學者多見恬少見姑因誤姑為恬

楊注即訓為夫人之情曰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禮記曰佩容臭綦極也

其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

道也無其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

富厚矣加有治辨疆固之道焉有讀為又辨分別事○郝懿行

莫不分均莫不治辨其義亦同古書皆以辨為辨楊云辨分若

別事有讀為又並非苟義先謙案辨亦治也說見不苟篇

是則恬愉無患難矣宋本恬作怡然後養五綦之具也故百

樂者生於治國者也憂患者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

者○先謙案羣書治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國然

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閭君必將急逐樂而緩治國念孫

案逸周書諡法篇曰好樂急政曰荒管子戒篇曰從樂而不反

謂之荒故曰荒逐樂案監本作急逐樂者據上文改之也呂本

多從監本錢本及元刻則兼從建本其作荒逐樂蓋亦從建本

也羣書治要正引作荒作樂先謙案閭君下羣故憂患不可勝

書治要有者字以上文明君者例之此亦當有故憂患不可勝

校也計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為樂乃得

憂焉將以為安乃得危焉將以為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

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於乎讀為嗚呼若言如故治國有

道人主有職在知其道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

也積日而使條理詳備一日而委曲具列之無差錯也○劉台拱

孫曰一日當作一目立一條目而委曲具列之若簿書之類王念

孫曰一日與貫日相對為文則曰非目之謂也君道篇作一日

而曲辨之辭林則與別古字通謂辨別之辭也君道篇作一日

則列為別之謂也王逸注離騷云貫累也言以累日之治而

正其所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

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討論選擇之也率領也宿道止於方爲務不是夫人主之職也論相乃是人主之職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王引之曰一天下上有功字而今本脫之則之與下句不對下文功壹天下名配舜禹是其證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王念孫曰謝本從盧校作人主者德堂本同盧從呂本案錢本是也之主者非泛論人主也呂本作人主文功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而言非泛論人主也案王說是今從錢本改作之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人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百畝一夫之守事業耕稼也耕稼窮於此無所移於人若人主必窮治小事則與匹夫何異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

不足者使人爲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入爲之故得如此戶子曰堯南無交社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怨也韓子曰夫爲人主而身察言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也故先王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日而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盧文弨曰虞王合校必實反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耗謂精神竭也如是則雖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臧獲奴婢也方言曰荆淮海岱之間罵婢謂之獲或曰取貨謂之臧擒得謂之獲皆謂有罪爲奴婢者故周禮其奴婢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藁執業權執事業也○盧文弨曰案方言燕齊作燕之北郊又周禮其奴無婢字王念孫曰勢者位也燕觀編轡所居曰勢所執曰業楊以勢爲權勢失之職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以是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爲之言力不任之爲之者役夫也○先謙案楊解縣天下非也說見王制疆國篇爲之者聖王之道也墨子之說也墨子之說必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自勞苦矣

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

官施謂建百官施布職事。先謙案施

身之士施與此義同楊訓施為布而增職事二字以成其傳曰

義非也官義具富國解蔽二篇楊以官為建百官亦誤

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

禮法之大分也共此

二句本篇下文亦同唯無傳曰二字

或係省文或此不皆傳語未可知也

士大夫分職而聽

禮法之大分也共此

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

摠領也議其所摠之政

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

則天子共己而已

共讀為恭或讀為

於內是摠方而議之也

先謙案羣書治要而己作止矣以下文則天子共己而己矣

之此亦當作共己而己矣注而已也

字後人所改治要又刪一而字宋台州本作而矣明奪止

字虞王本作而已矣無注或讀以下九字蓋以意刪改

出若

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

如此也出若人若謂內外皆

事或曰

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

禮法大分在任人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

人主

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

其土地來而

道足以壹人而已矣

其道足以齊壹人

壹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它

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其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皆歸之

羿蠡門者善服射者也蠡門即蠡蒙學射於羿羿蠡蒙善射故策傳亦作蠡門音逢迎之逢亦讀為鼃鼓逢逢之逢門與蒙一字唯孟子揚子宋以後作逢音薄江反郝懿行曰蠡門它書或作逢蒙蒙門音轉實一人耳此及史龜策傳作蠡門漢藝文志作逢門逢即蠡字之省古讀蠡逢同音故逢蒙之逢亦讀如逢廣韻逢紐有蜂云又音峯一字二音是其證矣服之逢亦讀如逢之本義事也用也屈

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御韓子曰字伯樂造父周穆王之御皆善御者也馭與御同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執從之人不服而執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

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蠡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調壹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

君子矣荀卿在齊楚秦天下疆國故制之者也。盧文弨曰者疑是首字蓋以秦楚為言王念孫曰呂錢本欲下皆有得字是也上文兩言欲得則此亦當然元刻以下脫得字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作欲調壹天下無其用知甚簡至少也其為事不得字今依王說從呂錢本增

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

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盧文弨曰案正文物字元

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謝與榭文通曰案說文無榭字公羊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書秦舊釋文云臺榭本又作謝郝懿行曰謝榭古今字也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左公羊俱作謝穀梁作榭釋文云本或作園園甚廣謝今經傳皆改謝為榭矣唯釋文及此書猶存謝字

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

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制度以陳政令以挾挾讀為官人失

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貢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

法度王念孫曰楊分侈離為二義非也侈亦離也爾雅曰侈

離也說文曰侈離別也作侈者借字耳陳說同又云穀梁傳四

年傳於是侈然離散之貌侈侈同名聲若日月功績如天地天

下之人應之如景嚮盧文弼曰景俗作影是又人情之所同

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

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眾焉形體

好佚而安重閒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愉樂也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

合天下之所同願兼而有之畢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

畢或作畢言盡牢籠天下也新序作宰牢戰國策燕太子丹謂

荆軻曰秦有貪功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海內之王其意不厭

或曰畢讀如以燔茶夢之燔牢與漢書已煩韓金之韓義同皆

懷注云畢牢猶牢籠也盧文弼曰案後漢書馬融傳畢牢陵山章

行曰案于祿字書畢俗畢字蓋畢俗作畢轉為畢又復加頭

作畢以別於畢此正如漢成畢印文作白下人人下羊又作則

下羊展轉增譌即此類也畢牢為覆冒之意故畢牢亦為牢籠

皆雙聲疊韻字也畢牢為覆冒之意故畢牢亦為牢籠

是已然攷畢字由來已久曹大家言畢子佐禹顏氏家訓畢分

澤片蓋此俗字起於六朝以前正朱育所傳近鄙別字者也畢

與宰音義異而古書亦通用故此畢牢楊注引新序鮑本作宰

本又列子望其曠宰如此書人略篇作畢如人苟不狂惑慙陋

者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竝肩而存能建是之士

不世絕先謙案不世絕者不絕於世也君道篇千歲而不合

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爭

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外賢疏賢也偏舉人主胡不

廣焉無卹親疏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廣焉無間泰貌或曰讀為

孫曰偏當為倫字之誤也倫與論同賦疑讀聲韻之誤也

論曲直是其證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後

日輕職下本無業字輕職讓賢與上文爭職奸賢正相反多一

職業字則累於詞矣輕職謂重賢而輕職也可言輕職不可言輕

先謙案羣書治要後下文王業而衍如是則舜禹還至王業還起

仲舒傳還至而立有效是也楊訓還為復失之功壹天下名配

舜禹物由有可樂如是其美焉者乎盧文弨曰嗚呼君人者

亦可以察若言矣此之言也楊朱哭衢塗曰此夫過舉踴步而

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楊朱戰國時人後於墨子與墨子弟子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衢塗岐路也秦俗以兩為衢或曰四達謂

之衢覺知也半步曰踴跌差也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

也○郝懿行曰下一夫字疑當作未形缺而謊未者無也言無

有覺知而哀哭之者劉台拱曰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

差注似非願千里曰覺疑當讀為較音校孟子首義離婁下告

存校義一條文選西京賦注引鄧析子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

較之乃差千里明甚楊讀覺如字以覺知為義非也又下文覺

亦讀為較不覺言不較榮安存三者與辱危亡三者之衢也楊

注以不知為義亦非俞樾曰覺當為覺王篇引聲類曰覺誤也

廣雅釋詁同覺訓誤正與楊注跌訓差其義相近言此岐路第

過舉踴步而其覺跌乃至千里故可悲也自廣誤為覺而義不

可明矣先謙案衢塗過舉踴步即覺其跌至千里喻人一念得

失可知畢生不必果至千里而後覺其差也下文覺字與此相

應不當改字下夫字上此亦榮辱安危存亡之衢已此其為可

哀甚於衢塗此謂求誠能之士也不求則嗚呼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嘆君人者千歲而不知求誠能之士

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

不有罷士國語曰罷士無伍罷女無家韋昭曰病也無行

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

而子參書七

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偏行

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愚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

而王念孫曰尋釋文義並行下不當有而國二字蓋涉下文兩

對下偏上不當有在字據楊注云上偏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

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之類下偏反是則所見本作下偏而國

危明甚後人誤以在上二字連讀又於下偏上增在字而不知

與正文注文皆不合也余前謂上一而王下一而亡也一謂令行

兩者並行下衍而國二字失之

案上一下一苟又自釋之矣楊以一為令行誤

故其法治其

佐賢其民愿其俗美

本其治法作其治法王念孫曰呂錢

對賢士與罷士對愿民與悍民對美俗與惡俗對此云其法治

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皆承上文而言則作其法治者是也先

謙案王說是今

改從呂錢本

而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

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

從元刻先謙案宋台州本作用兵今

故湯以亳武王以鄘

鄘與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

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四者齊也

齊謂無所關也

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而不可得也

王念孫曰序字義不可通序當為厚字之誤也

王序於有天下之執謂就

煙野非言榮紂有天下之勢雖厚言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

尼篇曰榮紂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終其身也仲

於有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榮紂是也皆其證楊望文

生義而曲

是無它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

歸者一也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大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

焉

聖王尤愛之孝經曰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下之

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

庶人莫不以為為隆正

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也

然

先謙案隆正猶中正說見致士篇

前子卷一

五

然

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不敢踰越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

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同用愛民之道而得民也。虛文昭曰

念孫曰盧說非也是百王之同所以觀注以同用為言可見王

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禮論篇云是百王之所同古今

據楊注言同用愛民之道則所見本似已衍以字然後農分

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

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共已而止矣案以上

文證之當為共己各本作其已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

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勸勉餘竝已解上也若

夫貫曰而治平權物而稱用貫曰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

荀書多言貫曰貫者穿也日以為事如聯絲貫穿此日也俞樾

曰上文云若夫貫曰而治詳君道篇云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

詳慈段羊為詳又誤羊為平耳楊注非使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人徒謂有

者也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宜言等差皆得其宜也挾讀為挾。

王念孫曰案用挾二字文義不明用當為周字之誤也周挾即

周挾曲得其次序楊彼注曰挾讀為挾也言於禮之中排

循周而委曲皆得其次序而不亂此注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

亦曰挾讀為挾則楊本正作周挾明矣制度數量然後行。

念孫曰作制制度數量者是也富國篇曰無制

制度數量則國貧是其證宋本數度二字互誤耳禮記王制度量

數制即注曰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制數則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官人列

使吏所使役之吏數閭閻數也大君子謂人君也。先謙案太君

子篇兩云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大故君子者立隆政

本朝而當隆政是也此隆政為假借楊注失檢彊國篇以隆正

脩政並言益知此注之非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王百事之

者謂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
本朝而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
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也。謝本依盧校也。上有者字王念孫曰下者字涉上者字而衍呂錢故能當一人本也上皆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刪
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
者說無之有也論說之中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也當皆丁浪反既能當一人則身
有何勞而為助語也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
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卑言功業卑於齊桓王者伯讀為霸齊桓公閨門之內縣樂奢泰游玩之脩縣與籙也秦與汰同玩與於玩同言齊桓唯此是脩也
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飾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
亦無它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任賢也

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暴大智者知任賢之君也舍是而孰定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之言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其餘皆不足為也
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
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上知音智下如字有讀為又下同守少謂任賢恭己而已也愚者
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則狂也
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
聞謹謂守行無越思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
矣齊謂各當其事不侵越也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
上是治國之徵也問讀為閑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國之制度不敢踰分微驗也治國之徵驗在分定。謝本從盧校作以禮化其上王念孫曰元刻無禮字是也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見聞規上而民自化之故曰莫敢不敬分安

制以化其土化上不當有禮字俗書禮字或作札形與化相似
化誤為札後人因改為禮嫌備疑德編附附附附宋本作禮
化者一本作禮一本作化而寫者因誤合之也羣書治要
正作以化其土無禮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禮字

主道治近不治遠人主之道如此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

則遠者理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

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

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當丁是過者也過

猶不及也○王念孫曰元刻作過猶不及也語意較足羣書治

王說從元刻增過字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景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

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辟

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

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也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力不放故荒也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指指歸也一法一指皆以觀其

盛者也謂紀綱也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

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要取百以飾朝廷臣下百

吏之分脩飾使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

當則可不當則廢效致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故

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索求也

用國者○盧文弨曰用各本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

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

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先

虞王本循作修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賞當

為向

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渙然兼覆之養

長之如保赤子漢與混同大水貌也。先生民則致寬活民生

衣食使民則某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

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王念孫曰案天下之人

者對上而言上文云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文正與

此同又王制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又云之

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又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

姓者則好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其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

務議兵篇云其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疆國篇云

今上不貴義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棄義之志而有

趨姦之心矣人謂塗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

謂之聖人亦謂塗之眾百姓也儒效篇云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

也郭注曰謂人眾是人與眾同義春秋隱四年衛人立晉公羊

傳曰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穀梁傳曰衛人者眾辭也柴普

曰人無諱鄭注曰人謂軍之士眾史記鄒陽傳人無不按劍相

助者漢書人作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

眾皆其證也亡而不愉者無它故焉不愉不字刺耳。郝懿行曰按富國篇

字刺但攷古書水旁心旁易為淆謫故地理志慎陽乃濱陽也

準是而言不愉或不愉之形謫亦未可定淪者變也其義自通

先謙案楊郝二說並非也愉讀為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

倫說具富國篇羣書治要作愉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突陵觸

女之請謁以悖之可戲弄者悖亂也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

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暴勞苦治要案羣書是故百姓賤之

如佞惡之如鬼字書無佞字蓋當為佞病人也禮記曰吾欲暴

佞當作施與鬼相韻注引新序佞本作賤之如施豕。郝懿行曰按

楊云佞當為佞似不如依新序作施為長佞形近佞施形略亦

之中無以此事為
得也幸十忽反
此之謂也
適人往與人也審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
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則無
下適字明矣羣書治要無下適字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向上也使小人在以非所取

於民而巧若邱甲田賦之類也。俞樾曰按非所猶非時也文

巧言以非時取民而巧為之名也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

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

傷國厭足也不好循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

并吞之貌。盧文弨曰案循正本卷前作脩正似脩字是郝懿

行曰案啖者嚙啖也啖啖欲食之貌上云不脩正其所以有然

常欲人之有此作循正循脩古字通也王引之曰啖啖猶欲欲

也說文欲欲得也讀若貪欲與啖聲近而字通故曰啖啖然常

欲人之有楊云啖啖并吞之貌則誤讀為啖食之啖矣先謙案

王氏雜志云今本脩誤作循據上文改政與正同啖啖然今本

脫然字據上文補據此王所見本正作政苟書正政通用也

啖啖下應有然字王說是啖啖為欲食貌義自可通不必

知王說讀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

任事於外也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

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王念孫曰

故以變其志事注曰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呂氏春秋論人

篇釋智謀去巧故高注曰巧故偽詐也淮南主術篇上多故則

下多詐高注曰故巧也是故與詐同義王制篇曰進退貴賤則

舉幽險詐故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曰以故取利管子心術篇曰

恬愉無為去知與故淮南原道篇曰偶嗟智故曲巧偽詐故皆

謂詐也故曰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楊分詐故為二義

失若是則夫朝廷羣臣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

以不隆禮義為成俗。謝本從盧校無於字王念孫曰呂錢本

成俗下皆有於字案呂錢本是也亦從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

好傾覆也十五字為一句下文云則夫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

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句法正與此同元刻以下脫於字則

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辨辨理也委曲使歸於理也曰按辨古辨字先謙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節忠義制職分。盧文弨曰敬節元刻字通。敬與死同義。死制同義。下文云士大夫務節死制是其證。今本死制務節與死制同義。元刻作貴節者以意改之耳。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繩矣秩祿也其制馭百官必將齊一其制度使有守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關市幾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禁止姦人不偏聽也。周禮小宰聽賣買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劑。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鄭康成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趙盾為政董通逃由質要或曰質正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伐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桀矣時斬伐即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是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桀謂器惡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塗。彼亦與此同也。盧文弨曰案所引晏子見稷上篇作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微不同又云注當云與與案爾雅云窕肆也古書窕字皆訓窕肆不當作窕。窕與窕同案爾雅云窕楊注非其義也。莊子秋水篇曰任土之所勞釋文引李注曰任能也然則巧任猶巧能也言伐緩其期日而其巧能者則豐厚其氣稟以利之百工。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乃忠信而不桀矣。

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但質朴而力作不務它能也。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王念孫曰案楊知此然而與他處言然而者不同。然如是也。職觀言如是而兵勁也。文王世子曰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義與此然而同。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

而國求給矣所求之物皆給足也。王念孫曰商旅安貨通財當作貨通財則義不可通王制篇使貨旅安而貨財通是其證百工忠信而不梏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荀子卷第七

荀子卷第八

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注

臣王先謙集解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謙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士篇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先謙案書多法類並衆說詳大畧篇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先謙案